

肖英奎 小说作品

冒访“初生儿”（二题）

二十多年前，妻子待产的医院有规定，不允许丈夫陪护，所以，妻子生孩子时，我只能在家里焦急地等待。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医院传来的儿子出生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冲到了妻子的身边。据妻子讲，儿子是凌晨三点二十出生的。可能是营养不良的原因吧，儿子的体重还不足五斤，小脸瘦瘦的，满是褶皱。妻子还说，儿子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就是哭。

想看儿子的心情，难以言表。于是，我向妻子，儿子现在在哪里？妻子说不知道啊！孩子生出来就被护士抱到婴儿室了。

儿子到底能在哪里呢？医院里的新生儿那么多，要是儿子被人换了或者弄丢了，那可咋办啊？又一个疑问左右着我的大脑，想见儿子的念头越来越强。

不行，我必须马上见到儿子！受我的影响，妻子也为儿子不在身旁而惦念起来。那咱们一起去找一找吧，我急切地说。

此刻，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所有的行动，都指向一个方向。我搀扶着妻子，小心翼翼地经过医务室，又小心翼翼地躲过每一位忙碌的医护人员，好像做

贼般小心再小心，生怕有人注意到我们。

终于，跟随着婴儿的啼哭声，我俩找到了地方。偌大的婴儿室无人看护，我俩轻而易举地走进了婴儿室。

哪个是我们的儿子呢？我俩急切地在每一张婴儿床前寻找着妻子的名字。

不一会儿，我真的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妻子的名字。还好，在婴儿室外听到的婴儿啼哭声不是儿子的哭声，因为儿子根本没有哭，他正在小床上睡觉呢。

突然，两名医护人员出现在我和妻子身边，脸上表情严肃。其中一位医护人员厉声地训斥我们，你们把婴儿室当家了呀？这里是无菌室，婴儿出了问题你们能负得起责任吗？另一位医护人员也呵斥道，没说的，罚款！

离开婴儿室，我们像两个做错事的孩子不知所措。到了交罚款的科室，我本想再申辩几句，却找不到能说出理由。

最后，医院或许是因为初犯者难以抑制的亲情而“法”外开恩吧，抑或因为我认错态度积极，医护人员动了恻隐之心，只让我们象征性地交了罚款了事。

我为厨男

据说一流的厨师都是男的，可我却持有不同意见，因为我从不摸大勺，所以感觉不到其中的真谛。

即使妻子偶尔忙于生意不在家，我也不下厨房，顶多买几个馒头，要几盘小菜，省时省心又省事。有的时候，妻子嘀咕几句，非要我下厨房体验生活，结果做出的饭不是夹生，就是汤多；炒起菜来，菜熟肉不熟的。妻子埋怨，孩子罢饭。哎呀！怎么弄呢？我不断地问自己。

妻子找到正式工作就要去上班了，下厨之事在我看来算是躲不过去了。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开会，你一言，我一语的。孩子在这个时候倒像大人似的，说，妈妈，我以后不跟你要好吃的了。妻子很感动，说，好孩子，眼看你就要上小学四年级了，妈妈也该撒一撒手了，让你自立自强。

听着孩子和妻子的对话，我心里一热，拍着胸脯保证要当个让妻子和儿子满意的好厨子。

以前妻子常常忙于家务，下厨乃至洗洗涮涮的所有细节被我忽视得一干二净。现在换我为厨男，瞅着厨房真有点儿眼晕，于是自己给自己鼓劲，动手干起来吧！

我把白菜洗了两遍，便动手掰了起来，那白菜片不一会儿就堆了大半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妈妈曾经这样做过菜。我又把干豆腐一张张地切成菱形，再煮几分钟。肉、葱、姜、花椒面、味精、酱油等样样备足，一样都不少。我像妻子那样开始炒菜了，第一个白菜炒干豆腐，第二个肉炒绿豆芽……

稍后，妻子下班，孩子放学。我堵住厨房门，叫他俩看一会儿电视，等着准备品尝我下厨的成果。

“出来了！”我大声显摆着。妻子和孩子一边吃，一边对我这个“夸”呀：绿豆芽没太熟，白菜炒干豆腐太烂乎了。但是，就是这样的菜，妻子和孩子吃得一点儿不剩，可能是妻子累了、孩子饿了的原因吧。

我深深理解隔行如隔山的道理。或许妻子和孩子的表现是他们在表扬我、鼓励我。别人家白菜炒干豆腐咋就能看着好看、吃着好吃呢？于是，我请教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厨师，这才知道白菜和干豆腐基本上是“熟菜”，所以煮的或炒的时间不宜过长。

哎呀，看来哪行都有哪行的门道。哪行都得好好学，认真做，马马虎虎是不行的。

春晖楼

刘静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事实的确如此。

“春晖楼”是郑集中学的教学楼，从前我在这里工作。那时的春晖楼是一栋四层单面楼，走廊敞亮，采光通风都很不错。楼内没有卫生间，学生如厕都要到校外操场东西两侧。那时候，我总嫌弃它老旧简陋，心里格外羡慕那些崭新气派的高楼。

十三年后，旧春晖楼被整体拆除，消失不见。原址之上，崭新的春晖楼拔地而起。新楼为双面结构，宽敞的走廊，现代化的教室，每层都配有卫生间，还加装了电梯。

记得第一次走进新楼上课，墙面素净洁白，教室里设施崭新，师生们个个喜笑颜开。新楼确实出众，冬暖夏凉，外观也十分大气。

春去秋来，欣于所遇，所之既倦。三四年过去，我心底竟渐渐怀念起旧日的春晖楼。

新楼和旧楼，地址未变，名字依旧。盼来了新楼，却又眷恋起旧时光。明知是无端感慨，自己却久久回味。或许这便是人之常情：人们总在新旧之间徘徊，也总习惯为过往赋予别样意义。身处当下时，往往看不清眼前光景，唯有当往事成为回忆，回头凝望，才能读懂它当初的模样。想来，终究还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年身在旧楼中，我始终未能读懂这栋单面教学楼。如今回

望，才慢慢品出它的好。它承载了我十余年的青春，是刻在岁月里的印记，我又怎能忘怀？随着年年增长，关于它的记忆，反而愈发清晰。

还记得我初到旧春晖楼时，整栋楼的办公室都是水泥地面，一楼的地上有一处坑洼，后来铺上了地砖。四楼的楼板一到雨天，楼顶部分位置便会漏水。

旧春晖楼的春日，阳光融融；盛夏时节，室内却酷热难当。那些年，期末考试基本都在七月十二日前后。那时的教室里没有空调，几十个人共处一室，人人汗流浃背，求学的热情却丝毫未减。那时的师生，仿佛永远不知疲惫。每间教室里都装着三台吊扇，吊扇转出的都是热风。老师们讲课依旧神采飞扬。学生们的衣衫被汗水浸透，读书学习依旧刻苦认真，满是青春朝气与蓬勃活力。

记得有一回，我走进教室，看到多数同学都穿着黑色短袖，便笑着说道：“天这么热，怎么都穿黑衣服？穿浅色衣衫会凉快一些。”一位同学应声答道：“老师，白色短袖贵啊，买不起呢。”话音刚落，教室里顿时笑声一片。

旧日春晖楼的酷暑令人记忆犹新，那时的学子更是勤奋好学，笔记工整细致，思维灵动开阔。那段岁月，没有扩音工具，老师们全凭原声授课，是独属于我们的“原声时代”。

旧春晖楼的秋日，最动人的景致便是大松树旁的那两根银杏树。金黄的叶片簌簌飘落，衬得五星红旗愈发鲜艳，教室里书声琅琅不绝于耳。这一幕，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旧春晖楼，是我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盛满了我的青春。从前朝夕相伴，不觉珍贵；如今追忆往昔，画面愈发清晰，我也渐渐体会到它的温情。旧貌换新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新旧更迭，大势所趋。客观而言，如今的春晖楼条件更为优越，空调、卫生间一应俱全，冬暖夏凉，舒适便利。此情此景，恰如诗句所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正如《兰亭集序》所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当我离开楼宇，远远眺望，只觉新春晖楼庄严肃穆。我亲眼看着它在旧址上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开启属于它的崭新篇章，内心满是欣喜，这份愉悦持续了许久。新时代、新征程，新楼宇尽显全新风貌。

可在楼内久了，它便如同朝夕相伴的老友，往日的威严肃穆渐渐淡去，余下的只有亲切与熟悉，一切都显得自然寻常。

这实在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我始终觉得，建筑也是有生命的。春晖楼还是那座春晖楼，只是时光为它书写了不一样的故事。走近它与远离它，眼中所见全然不同；身处其中与置身事外，它所传递的感受也判若两样。建筑，原来也拥有

温度与情感。

我渐渐对建筑心生敬畏，也常常在心底与它们对话。旧楼将要拆除时，我在心里对它说：世事变迁皆是大势，愿一切越来越好。新楼落成之时，我由衷地感慨：你如约而至，恰逢美好时代。身在楼中，我赞叹它设施完善，紧跟发展脚步；路过楼前远远望去，又会惊叹它高大沉稳、坚实厚重，惟愿它一路向好。

如今我在行知楼工作。从前远远观望，总觉得它神秘古朴，像一位不苟言笑的老者，让人不敢靠近。真正走入其中才明白，它并非高冷难近，反倒沉稳宽厚，默默承载一切，如同一位有担当、有风骨的君子。我也慢慢爱上了这座楼宇。想要读懂一栋建筑，总要走近才行。

每一栋建筑，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风格与性情，这是我内心真切的感觉。酝酿许久，今天终于写下这篇随笔。建筑有情，岁月留痕。谢谢你，亲爱的春晖楼。数十载朝夕相守，为我遮风挡雨，伴我一路成长。也谢谢你，厚重的行知楼，你的包容与沉稳，让我感受到真诚的尊重与平和。

每一座陪伴我们生活的建筑，每一件朝夕相伴的器物，都是我们朝夕相守的挚友与亲人。它们陪我们走过岁岁年年，见证我们的人生。亲爱的春晖楼，我又怎能不爱你呢？

爱上阅读
带光而行

让萤火虫照亮读书之路

明长城遗址上的回眸

刘荻莎

辽东的晨雾散了千年，
城墙倒了，山还在。
青砖碎成齑粉，渗进泥土，
泥土养活了芭米，
芭米养活了村庄——
一茬一茬的人，
不知道脚下踩过多少烽烟。

脚下这垄黑土，
先人叫它边墙，如今青纱帐起。

石块散落在草坡上，
像史书脱落的一些字句。
风经过时，
它们发出含糊的回响，
仿佛在问：
城墙为谁而筑？
烽火为谁而燃？

回眸——
三百年烽火连天，
三百年鼓角相闻，
三百年征夫白发，
都沉入泥土。
只剩风，还在吹。

烽火台矮下去了，
矮到与庄稼齐平。
再矮些，就要触到地下的骨殖，
和骨殖里未熄的叹息。

镇北关关了，纳兰的祖籍沉了。
沉在水底，活在诗里。

土坡上那棵大榆树，
见过戍卒，听过更声。
如今新枝披拂——
替过往的时光，
站成永恒。

我俯下身，把耳朵贴近土地——
听见了吗？
断箭在土里翻身，
马蹄在地心奔涌。

这土地下埋着铁骨，
这土地上长着新生。
风从历史深处吹来，
我们向新时代走去——
脚步铿锵，
山河回响。

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 营口市文明办 宣

培育法治文化

创建法治营口

